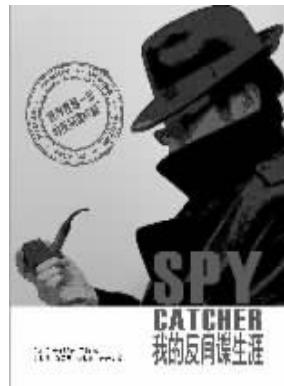


美丽而不幸的双面女间谍

9

谍战纪实

奥莱斯特·平托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奥莱斯特·平托上校，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中，抓获各类间谍无数，被称为“纳粹间谍的克星”。书中回忆了作者亲自处理的间谍案件：可怜的美女间谍、狡诈的双面间谍、可耻的卖国贼、骄傲的爱国者、勇敢的地下反抗者。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平托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间谍战，这场战争的紧张激烈完全不亚于炮火纷飞的真实战场。

[上期回顾]

公爵被偶遇的美丽姑娘深深吸引了，经过“我”的一番调查发现，原来姑娘是有意靠近公爵的间谍。

路易丝认为自己是“漂亮的女间谍奥尔加”。我见到她时，她大约24岁，生得楚楚动人，有教养，能流利地讲三四种语言。不管走到哪儿，都会引起男人的倾慕、女人的注意。二战爆发时，路易丝还是学生。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路易丝参加了大学生组织的一个地下抵抗小组，她哥哥是这个小组的领袖，未婚夫也是小组的重要成员。1940年秋，路易丝所属的抵抗小组被叛徒出卖，路易丝和未婚夫被逮捕。盖世太保在路易丝未婚夫家搜出三张荷兰机场的草图。这些对未婚夫很不利，路易丝知道德国人还没有处死过反对他们的荷兰妇女。于是，在法庭上，路易丝一口咬定图是她画的，结果路易丝被判有罪，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她没有被判无期徒刑而是被判了死刑，被押往斯赫维宁根监狱。未婚夫也被处死了。路易丝在死囚牢里住了整整六个星期。六个星期后，路易丝的判决突然被减为十五年苦役。她的减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审讯中给法官留下了好印象。

一位名叫拉赫的盖世太保军官把她从监狱押到阿姆斯特丹履行减刑的法律手续。拉赫被路易丝吸引，他告诫路易丝，到了德国要使人相信她可能成为纳粹分子，这样才有可能得到自由。

路易丝被押送到威斯特伐利亚做苦工。开始，她没遵从拉赫先生的劝告，两次受到惩罚。但六个月后，路易丝似乎变了。她成了一名模范工人，并且主动要求看《我的奋斗》，审讯过她的德国军官都相信她弃暗投明了。于是路易丝得到宽恕，被送回荷兰，成了德国间谍学校的学生。

在间谍学校里，路易丝勤奋好学。路易丝的经历和现实表现受到当时在荷兰工作的两名德国高级军

官——施莱德先生和柯勒尔先生的反复研究，两人分歧很大。经过详细审问，施莱德先生和柯勒尔先生进行了权衡。路易丝显然具有一个女间谍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困难是如何弄清楚她的真实意图。施莱德先生说“是”，柯勒尔先生说“不”。后来施莱德的观点占了上风。

路易丝进了德国间谍学校。她顺利通过了第一阶段的学习，被送去学习各种武器，成了一名神枪手。通过考核后，路易丝又回到间谍学校深造。这时，两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发生了。路易丝和两名男学员交上了朋友，他们是混进这所学校的荷兰爱国者，他们努力为抵抗运动工作。两位青年坚信路易丝是像他们一样的爱国者。另一件奇怪的事是路易丝同学校的一名德国教官的暧昧关系。但这件风流韵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对这种事的惩罚是立即开除。

几个月过去了，路易丝毕业了，她被派往罗马。一名中校——德国在意大利的间谍头子，陪同她前往。路易丝的任务是留在后方搜集情报。到罗马以后，她常和德军军官出入于罗马的上流社交界，很快就被邀请出席罗马军政当局举行的各种社交聚会。

在这时，路易丝和陪同她前来的中校成了情人。暮春时候，盟军接近罗马南郊，德国人接到放弃罗马城的命令。中校必须出发，而路易丝要留下来执行任务。中校不忍心丢下她，准备冒毁掉前程的危险带她一起走。但路易丝坚持留下来不走。

1944年5月6日，盟军到达罗马，军事机关进入城内，其中就有英国军事情报处总部。一天，路易丝突然登门拜访。她说：“我替德国人当间谍，在后方搞情报。我仇恨德国人，请你们给我些假情报，我发给他

们。”路易丝主动承认她是双面间谍，英国军官没有轻易相信她，因为她可能是三面间谍，像欺骗德国人那样欺骗他们。

英国反间谍机构要她在总部待上几星期，以便观察。路易丝接受了正常的审讯，她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全部情况。英国情报处决定考验她一下，让路易丝向德国人发送假情报。发报时，自然有人监视。结果其中一个人说在发第四份情报时，路易丝在电文的两处加了字母“Z”。

英国情报处认为增加的两个“Z”很可能有特殊意义。尽管路易丝一再争辩，仍然被看作是德国间谍。她立即被置于严厉的监视之下。1944年秋天，她被送到英国，关进霍洛威监狱。于是，我成了审问她的

人。我们第一次会面持续了几个小时，她回答问题时既不吞吞吐吐，也不有意回避。以后几个星期，我又审问她几次，看会不会抓到什么把柄。但是，路易丝讲的始终一致，无论如何都无法打破她那特有的镇静。在调查中，我见到了曾同路易丝在间谍学校共过事的两个荷兰人，我分别审讯了这两个人，他们都坚信路易丝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经过反复思考、调查，我认为路易丝是个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德国间谍。我请求荷兰政府给驻英国的代表下令释放路易丝。但是英国当局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仍然怀疑路易丝。1945年的一天，路易丝走出霍洛威监狱，由我陪同她回父母家。

终于到了她家。这是一所很气派的住宅。我停下车，对她说我先去通知她的家人。我按了很久门铃，才出来一个女人。我说要见见路易丝的母亲。“这不可能，先生！”“为什么？”“她四年前就死了！”“怎么死

的？”“她女儿路易丝被德国人判了死罪，她妈妈天天去给她送吃的和日用品。冬天天气很冷，得了肺炎，后来就死了。”“那么，她的哥哥约翰呢？”“你不知道吗？约翰失踪了！警察到处抓他。是他向德国人出卖了路易丝。”

“那么她父亲在什么地方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集中营里。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赞扬德国佬的演说，我们一解放，抵抗运动的小伙子们就把他关进集中营。”“那么路易丝的妹妹埃尔西好吗？”“挺好！她还住在这个家里。”“谢天谢地，路易丝小姐还活着，我把她带回来了，埃尔西可以照看她。”“我想你弄错了，先生。我们都知道路易丝当了德国鬼子的间谍。埃尔西小姐为父亲、哥哥和姐姐而感到耻辱。现在，要是和路易丝有什么来往，她的名声就完了。”

我回到车里，尽可能和缓地把这些惨痛的消息告诉路易丝。听了我讲的情况，路易丝绝望地、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我要自杀。”

好在两个小时后，她逐渐恢复了理智，我把她交给那个女人，她答应照顾路易丝，一直到她完全恢复正常。一种预感告诉我，事情还没有完。我的预感被证实了。一天晚上，我接到那个女人的电话，路易丝作为德国间谍被地方当局抓走了，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我赶到路易丝所在地区的派出所，费了很多口舌，才把她解救出来。

此后，路易丝还是免不了遇到麻烦。她不断受到地方当局的威胁，只是慑于我在荷兰的名望和害怕后果，一些极端分子才不敢轻举妄动，再次把她投入监狱，经过五年之久的、通过信件和会面进行的法律程序方面的工作，律师才彻底弄清了她的案件，路易丝才得到正式护照。

验尸报告显示陈洁死时怀有身孕

6

惊悚悬疑

韩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冯瑶跟着丈夫去探望未曾谋面的婆婆，在婆婆家的深宅大院里，她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宅子的阁楼里有一件美艳绝伦的旗袍，冯瑶偷偷试穿旗袍，被婆婆发现后，婆婆朝她发了一通莫名的怒火。随后，冯瑶受到突如其来的刺激，心智失常，竟然杀了婆婆……二十年后，相似的故事又在同一间宅子里上演……

[上期回顾]

林岚告诉王皓她听到老宅里有奇怪的声音，王皓就留下来过夜。深夜时分，王皓也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他起来寻找，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声音。但随着一声猫叫，王皓惊醒，觉得是自己吓自己。很快他接到张警官的电话，说陈洁的尸体不见了。

王皓再次见到张警官不是在警局，而是在长青路的这幢老宅子。张警官告诉王皓和林岚：“前几天联系上陈洁的父母，让他们来认领尸体。今早我带他们去停尸间的时候，值班室里没有一个人，结果在停尸间里看到了老陈横躺在地上，满脸惊恐地抽搐着，好像是中风的症状，而陈洁的尸体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怎么会这样……那老陈他现在怎么样？”王皓的精神一下子来了。

“生命倒是无碍，就是脑子有点……本来还指望能从他口里问出点什么来，但现在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他的嘴里就念着：旗袍、人头、红牡丹、女人。这些支离破碎的字眼也不知道代表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是他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事物。”旗袍？人头？红牡丹？女人？王皓的脑子里闪现过一些熟悉的片段……那么，也就是说当日自己看到的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并非幻觉！

“你在想什么？”张警官洞悉到王皓的表情不太对劲，推了推他。“是一个身穿红色旗袍的女人，那旗袍上绣着一朵红牡丹……不久前我也看到过。”“什么！”林岚和张警官都惊诧地盯着王皓，“她长什么样？”“看不清她的脸，那张脸是被长发遮挡着的，但能感觉到她在冲着我诡异地笑，她出现和消失一样神出鬼没，就一眨眼的工夫……”

“你这一说，倒不像是个人了。”“那是什么？鬼吗？！这世界上要是有鬼，要我们警察做什么？！”张警官不屑地冷笑了一声，灭掉手里的香烟。“一定是人做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鬼。不过这样来，倒是印证了陈洁很可能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人谋杀的。凶手一定是怕警方从尸体上找到对他不利的证据，所以才大费周章地盗走尸体。”

“这也不是不可能。”张警官又

吸了一口烟，“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林岚忍不住问道：“什么意思？”“其实被盗走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两具。”“两具？！”王皓和林岚异口同声道。“是的。陈洁怀有身孕。”张警官将目光聚焦在王皓身上，“陈洁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

王皓脸色乍变，几近苍白。他虽然和陈洁交往了两年，但从未与她发生过关系，慌忙解释说：“不，不是。我从来没有碰过她。真的。”

“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住了两年，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任是谁都不会相信吧？”张警官质疑的眼神让王皓着实不安，知道自己怎么解释都不会让人信服，若不是张警官提到，他甚至根本不知道陈洁怀孕这件事，此刻他比谁都想知道陈洁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他坚信，那个孩子的父亲或许就是杀死陈洁的凶手。可这也不对，凶手应该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所说的。他说不是，那个孩子一定就不是他的。”林岚语气坚定，即便如此，她的心里却还是有一点疙瘩。

“本来只要做一下DNA鉴定就能证明一切，如今尸体不见了，就难了。”张警官继续道，“除了你，就没有其他人跟她交往了吧？”王皓点点头，林岚却插了一句：“或许有，只是王皓不知道呢，他一向都在外面摄影，根本不知道陈洁的行踪，更不知道她和什么人在交往。”王皓明白张警官怀疑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的，换了是谁都会先怀疑他。

他们很快去了老陈住的医院，医院的消毒水味浓重而刺鼻。301房。老陈背对着门坐在病床上凝望着窗外的某处风景，蓝天，或者更遥不可及的地方。“老陈，我是张警官，平常跟你喝酒聊天的张警官。老陈……”他完全不理会。张警官从口袋

取出陈洁的照片，放到他面前晃了晃，“认得她吗？”

他神情呆滞，目光涣散，但还是转头看着张警官手里举着的照片。脸色骤然铁青，之后又转变成苍白，身上的肌肉都在疯狂地抖动。“人头、人头、人头！”他连说了三个“人头”，惊恐的双瞳正在放缩不定，他极力推开张警官拿着照片的手，别过头去，低声自语：“旗袍。人头。红旗袍。无头女尸。尸体复活！”王皓凑上前，靠近老陈，直接问道：“她是不是就是那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

老陈的头完完全全地缩进了被子里，看得出来他受到了极度的惊吓。张警官似乎已经找到了他要的答案，转身对王皓和林岚说道：“果然是鬼啊！我得回警局查一些资料，这案子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他的语气柔和，犹似微风拂柳。

长青路15号，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皓已经成了这里的常客，事实上他已经算是这座宅子的半个主人了。只是还有些仪式没有完成罢了，而林岚早把自己的一切交到他手中。那一夜显得特别安静，王皓和林岚都没怎么讲话。

深夜的老宅，异常宁静，所有微小的声音都像经过扩音器放大一般，听得明晰清楚。“咯噔”“咯噔”“咯噔”，节奏舒缓沉稳，音质清亮干脆，在瞬间冻结的空气里蜿蜒流转。一声、两声、三声……他被这稀疏却又嘈杂的声音惊醒。一道红色的人影开了门，“吱呀”，转轴转动，房间里的灯什么时候被熄了他毫无知觉，借着微茫的月光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林岚的桌子。他看到一个人头，一个滴血的女人头颅！她的双眼淌着血，嘴角淌着血，她在冷冷地瞪着他，似有深仇大恨，一股诡异的肃杀之气直直逼向他。

“你在发什么呆？”一个熟悉而清亮的声音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却又像是一根救命稻草让他的生命有所依靠，林岚，林岚的声音。他转身，看清了她的容貌，可不就是林岚。他疯了似的上前一把将她拥在怀中，两个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怎么了？发什么神经！”林岚摸不着头脑，一头雾水地凝视着王皓。

“桌子上的头颅是……”王皓沉住气，缓缓地指着书桌上安放的那个女人的头颅。“哦，那是一个模型，假的。你该不会是被它吓成这样的吧？亏你还是个男人！”林岚捂着嘴暗暗笑道。“红色的液体不是血液？”王皓惊异地走上前，跟随着林岚的步子。她举着那颗假头颅，递给王皓，不屑道：“仔细瞧瞧，那不过就是一些红色的颜料。”

“没事，你放着这么个东西做什么？”王皓更加不解了，“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在一家玩具店买的，我是打算用这个头颅拍成照片设计一下做新书的封面。白天的时候本来想叫你帮忙的，但是忘了，晚上你又睡熟了，所以没有吵你，正好我还可以给它涂点颜料化妆。不过颜料很快用完了，我才下楼找了些来，还找到一支唇膏。”她不紧不慢地解释道。手里的一支口红旋转开来，给假头颅的嘴唇一层层涂上艳红的唇膏，涂完一层又一层。

“够了吧，还要涂多少唇膏啊？”王皓推了推她的手，一划，红色的唇膏沿着假头颅的嘴角斜向脸颊，留下一道明亮刺眼的红印。“你推我干嘛呀！”林岚焦急地冲着王皓吼了一句，又慌慌张张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巾，轻柔地将红印一点点擦净，仿佛是在擦自己的脸，小心翼翼的。嘴边还漾着一丝清浅的笑，怎么看怎么诡异。